



9

白各

版 出 社 天 明

明 天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九 號

目 錄

理髮匠齊德蘭

德國 Hebbel 著
楊丙辰譯

曖昧的性情

俄國契可夫著
劉紹香譯

悲伯恒

晚芳女士

果然是會毅撰的麼？

蔭棠

齊香的短文

趙瑞生

談國花

蔭棠

報 費：零售本市每冊大洋三分，外埠

四分。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

元，郵費在內。

通信處：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明天社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理髮匠齊德蘭

(Barbier Zitterlein)

德國

赫貝爾原著
楊丙辰譯

天色已經晚上來了，理髮匠齊德蘭在自己家中的桌前坐着。桌上點了一盞明亮亮的燈兒，照見他一個長大而細瘦的人物底面容，他儘管坐在那裏發呆，不顧他的女兒啊嘉得端上來的晚飯。他的女兒也向桌前坐下，拿起錫製的羹匙，向桌上亂敲，爲的是要把她的父親自呆想中驚醒；最後她低聲說：

「父親，你不吃飯嗎？」

「是的，吃飯，」齊德蘭回答，並且更向桌前挪近了一點。

「一盤麥酒湯？唉，你可愛的，赤心的孩子！」

二人開始進食。可是齊德蘭又犯了先頭呆想的態度，只略稍吃了一點；啊嘉得不時地拿眼睛瞞她的父親，露出可憐他的樣子來，既而她也住手，把羹匙放下，不吃了，她開始將桌上的盃盤等物撤去。

「你已經吃飯了麼，啊嘉得？」父問，並且向他的女兒釘了極熱烈的一眼。

你知道，我晚飯是不多吃的，」啊嘉得回答，「但是你，父親，你可不該卑棄這盤滋補的好湯啊。因爲這是你向來所喜吃的呀，牠實在與你的身體有益哩。」

「你說對了，我的孩子，可是我更吃不下去了，因爲今天是最後的一晚，我們兩個還能這樣親

熱的在一齊！」

「最後的一晚？」啊嘉得問，並且很驚疑的樣子瞧著她的父親。

「自然是最後的一晚，」——她的父親答應着——「你知道，明天我要去接一位夥計舖中來那麼這種親熱的情形就要過去了！」

「我的上帝，父親，我真不能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這大的年紀，有個夥計可以作你的助手；你也可以藉此休養一下子了，並且一位青年的人，像這麼個夥計，是與我們這簡單的，寂寞的家庭很合適的；你這可用不着再這麼常常地坐在那裏憂思悶想了，並且我——」

「你更不覺寂寞了，不是嗎？」——齊德蘭很激烈地打斷她的話頭——「這可對了，我的孩子，你也來欺服我罷！」

「父親，你這說的是什麼意思？」——啊嘉得很柔和地回答他，並且立在她父親底面前——「你知道，我是敬愛你的，並且你知道，倘若我看見你這樣深深地坐在那裏悶思，那我並不感覺寂寞。實在只是感最深的憐憫，甚至要感恐怖哩。」

齊德蘭抓著她的手，並且將她的手按到自己的胸脯上頭來。然後他說：

「你恕我，可愛的女兒，這都是我所知道的，這實在也不能是別樣的，因為你是我的惟一的，一天比一天親密地和我共長在一齊的個寶物。但是正為這個緣故——你瞧，可愛的孩子，我並不是一顆樹，樹根子紮在了地中，以空氣和陽光為生活；牠是無須顧及牠的同類的，但是我是一個人，應當同人類在一齊生活，我甚至要愛他們哩，因為他們是不幸的。但是從我的最深的心曲中說，若

是他們向我走得太近了，我就要恨他們，若是他們到我的家庭裏來，我就要殺死他們，我只是要你一個人，只要你一個人；叫他們來作甚麼呢？他們不是也有妻和兒的麼？我到他們的妻，他們的兒跟前去麼？但是這我可不得不親自去迎接一位夥計到舖中來了；我不得不，因為我年紀老了，警察長以為我的雙手戰顫，不能叫我再作向身上放水蛭，並割血管子放血的外科事情了。可是一有個夥計來到舖子裏，他就要伸他那冰冷的魔鬼拳頭，到我的至神聖的感覺中來了，他處處都要攪擾和破壞着妨礙我哩，他要同我們在一所房屋內睡覺，同我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這可就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了！」

「可愛的父親」——啊嘉得說——「你是有病了！但是」——她又低聲加上了一句，並且面上露出被刀子割了心的一般的悲傷——「但是他却不能是別樣的啊，這總不能不是這樣的啊！」

「不然，女兒，我並不是有病的，我只是預先看明白了將來的事情。唉，我害怕我的夥計！不是有些人們底面容，如同地獄裏的鬼臉一般，來注視我嗎，不是有些人們底眼睛，牠們的仇視的，睥睨的光線，來殺了我的嗎？你從不曾見過毒蛇一般的微笑麼，牠束縛你一切的欣幸，一切生命上的快樂？」

二

次日清晨，齊德蘭一早起牀，動身到鄰近的城內去——他是住在一座有教堂的村落叫作明村中的——為的是要在城裏的理髮匠旅社中尋找一位夥計。對於他的詢問，是否有來了的夥計，旅社老父回答他說：是的，不錯；昨天晚上纔到了一位安靜和藹的青年，並且他敢斷定，這位夥計是喜歡

找事作的；因為冬天快到了，遊行要不便當的了。沒有多大一會兒，那位青年的夥計從警察局中回轉了來，他是到那裏去辦理他的證書和執照去了；他的貌相長得很體面，一頭的金黃髮，蔚藍的眼睛，並且舉動之間，很透著溫良活潑的神情。

「明村有活計給你作」——旅社老父向他迎呼——「這座莊村離這里有半點鐘的路程。」

「這是我喜歡的，」那位青年夥計回答，並且向著旅社老父與他用手所指示的齊德蘭底身前走了過來。

「我一個星期只出二十個啫囉嚇的工資，」齊德蘭說著，並不仰頭瞧他。

「這可是不多」——那位青年夥計回答——「我向來是二十四個啫囉嚇的工資的。但是，我容納你的提議。請你這裏瞧我的主顧，和我的工作底証書罷。」

「你只用把這些東西都揣了起來吧」——齊德蘭回答——「這我不過問。你告訴我你的名姓，要一杯燒酒來喝了，就同我走罷！」

「我的名姓是辯哈得齊格烈；燒酒是我不喝的。」

「可是葡萄酒爲一位每星期只賺二十個啫囉嚇的理髮匠，未免太貴點了吧！」齊德蘭含了一種譏刺的微笑說著，把自己要來的一杯燒酒喝了下去。

既而齊德蘭同辯哈得自旅社中動身回家；他們兩個並著肩膀默然地向前邁步，因為辯哈得無論怎樣要說話，他總是得到一種短促的，並且好幾次很刻毒的答覆，他最後也失掉了再向下攀談的興趣了，因為這顯然是齊德蘭要避免的。及至他們將近明村的時候，天開始下起雨來了。「我們還要

淋濕的！」巒哈得說。

「一個到處遊行的夥計應當習慣這樣的事情！」齊德蘭回答，並且邁步比先頭愈加緩慢了。巒哈得看他這神情，摸不著頭腦；有時一句鋒利的話已經到了他的舌尖上，但是他一瞧見這峻拒他一切和諷語言的人底慘白窄瘦的面容，就把話又吞了回去。「也許他是有病的！」他心裏在想；「並且若是你在那裏不合適時，一個星期以後，總可以再束你的行囊了！」他這個時到了齊德蘭底屋前，並且走了進去。啊嘉得從廚房內走出來迎接他們，她是正在那裏預備午餐的；她熱誠地說：「午安，可愛的父親！」但是她的父親還不等她完全同這個新來的夥計打個招呼時，就把她差不多魯莽的樣子又推回廚房中去了，而且向她呼著說：「你不要來管我們的事情！」然後他就把為巒哈得預備的房間和牀舖指示給他，將那裏放著的一座立櫃上的鑰匙交給他，又請他自己安置一切，這纔隨即向廚房裏退去，尋找他的女兒。

三

啊嘉得將午餐都端了上來，並且問齊德蘭，是否可以去喚那位新來的夥計吃飯，齊德蘭並不向她作答，急忙立起，親自去作這件事情。他默然地同巒哈得走過來，靠他女兒底身傍同他向桌前坐下，並且極簡單地請他進食。正在吃飯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句話說了出來，雖然這種令人感着不安的寂默差不多這樣壓迫著啊嘉得，如同壓迫著巒哈得一樣；而巒哈得飯畢離開了這裏，他剛出了這間屋底門，齊德蘭就向他的女兒發問道：「這夥計進屋時，你爲甚麼臉上飛紅？」

「天哪，父親」——她回答，「這連我自己也不覺哩，並且假使這是果然的，那在一位從未會見

過的人底面前臉上發紅，也並不是一件甚麼奇事啊。」

「你的話很對，可愛的女兒，——齊德蘭放心說——這也不至於是有別的原因；但是你知道，眼皮前的事情，我總是最容易模糊不明的。現在我要去叫這位夥計把他的字據交給我，親自送到警察長那裏去一趟。一點鐘以內，我就可以回來了。」

他由一個小匣內取出剃頭刀幾把，拿在手裏，到巒哈得底屋內來找他。

「我得到警察長那裏去替你報告，」——他向這一位說——「請你把你的字據拿出來交給我。你可以趁著這個閒空，稍微把這幾把刀子磨一磨，明天好用。」

巒哈得取出字據交付與他，他走了出去。

巒哈得要開始去磨那些刀子；但是他發覺，齊德蘭忘記交給他一塊磨石。因此他就到齊德蘭底寢室去，正碰見喇嘉得在那裏。

「你怨我，若是我打攪你。我得磨這些刀子，但是你父親沒有把磨石交給我！」

「唉」——喇嘉得回答——「我的父親有時有點精神錯亂，請你不要在意，他素常倒是很好的！」這幾句在極誠摯的請求聲調裏說了出來的話，深深地感動了巒哈得，因此他就舉目更詳細地瞧了瞧這位爲他的乖僻的父親，雖這麼簡單，却這麼迫切地辯護了的女兒。可是這時門鈴響了，齊德蘭走進屋內，因爲他忘了自城內捎回，須要轉呈警察長的一封信，因此纔折回來，取這封信。他一眼見巒哈得在他的女兒跟前，他的眼中登時起了激烈的怒焰。

「你大概真是磨刀的能手吧，」——他向巒哈得怒呼——「你現在可倒有工夫談閒話了麼；並且

你，啊嘉得——」

「請你原諒，」——巒哈得打斷他的話頭，他只是因為瞥見了這位美麗的，慚愧的，差慚滿面的女子一眼，纔止住了他的激烈的憤怒，不向她的父親發洩——「請你原諒，我只是要來取一塊你忘記交給我的磨石的。」

「一塊磨石麼？」——齊德蘭回答——「啊，不錯，哪，拿去吧，拿去吧，這裏就是！」巒哈得拿起磨石，回轉自己的屋室。

四

次日清早巒哈得剛起牀，齊德蘭就走到他的屋中來，給他送早餐，然後又同他到村中各主顧家裏去，親自介紹他的新來的夥計，以便將來聽他們的呼喚。這件事情作完之後，他獨自轉回家中，把巒哈得留在當地一位釀造啤酒的人底家中，令他首先開刀嘗試這個人底堅硬的鬚鬚。

「你來得正是極高的時候了，青年的夥計。」——多璧雅先生向巒哈得說——「你的師傅實在太令人不堪了，要是這村中只再有一位其他的理髮的，那他連一個主顧也保存不住的。至少從我一方面說，我近來寧可到城裏去理髮，也不到他那裏去了。」

「他上了點年紀，恐怕是雙手戰顫罷，」——巒哈得回答着說的。

「要是這樣，到沒有甚麼要緊了，」——多璧雅先生回答——「他簡直是瘋了，魔鬼纔肯把他的牌項交付一位發瘋的刮臉的人去撥弄哩。十四天以前，我在他的理髮室裏會同他出了個錯，使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照我的習慣，星期六晚上到他那裏去，請他給我刮臉。他一開頭時，倒安靜勤懇

地作他的這事務；但是我忽然覺得一種激烈的疼痛，我的血流出來了，我這纔知道，他是把我頸上的一個瘤子給割掉了。這固然還能過得去，況且他又是乘著燈光給我刮臉，但是我向他問，是否不曾瞧見時，他作出一種貓笑向我回答說：「你感謝上帝罷，這割的不是你的脖項！」他說著這話，就把他的刮臉刀子舉了起來，好像就要照著我的脖子來的一樣。我自然急忙地跳起，抓住了他的手。這一來，他忽然又恢復了先頭的原狀，並且問我，是否懂得開玩笑，又請我寬恕他的不小心，纔安安靜靜地把他的事務作到了底。但是這一下了，可冷透了我的骨髓了，那一種貓笑的聲音，我可是不能再忘了的：因此我就立時到警察長，我的鄰居那裏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他也是這樣地爲他的咽喉戰顫，如同我爲我的，因此他就命他顧一個能幹的夥計到舖中來，要不然，就要停止他的營業了。」

「這都是很稀奇的，」——「替哈得回答——」並且你這幾句話幾乎要把我除了頭八天之外，再在齊德蘭先生地方多待幾天的幸趣給喪送了。」

「這我可不能怪你，青年的人，」——多璧雅先生回答，替哈得正在向他的臉上塗胰皂，——「這個齊德蘭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都是個世上極乖僻的人物的。他有這麼一個年青的女兒——你大概見過了——容貌倒可以，軀體也秀麗，那麼你相信，這個可憐的女子可以去赴跳舞會，和熱鬧的集市，如同其他的女子們一樣了麼？一年的工夫纔准他一次兩次參與一種娛樂的事情，並且每次她那位發瘋的老父親總是在她身後勞勞叨叨的，好像，上帝恕我這句無理的話，好像他自己能娶他，或要娶他作妻子的一般。這是理性麼？一切的雷電，我的女兒和警察長底女兒所到地方，總不至辱

「一個理髮匠底姑娘吧！」

「那麼這個女子可真是可憐」——替哈得說。

「她自然是可憐的」——多璧雅先生回答——她不過纔十七八歲的年紀，爲這麼年青的個人兒玻璃與木框未免太壓迫了。可是她的父親恰切也設可憐的了。假使他自來就是這麼個險怪的人物，那到是沒有人去說他甚麼的了！」

「那麼他不是常常這樣的麼？」替哈得問。

「不，實在不是的！」多璧雅先生回答。「一個瘋子他固然自來就是的，但是却仍不失爲一個好理髮匠，一個快樂的人兒在社會裏。他固然常想著往高處去，寧可把時間消散在無意識的事情上頭，譬如說在書本上，也不肯去打球散心的，他也從不曾滿意牧師令他把鬚鬚給他刮去，他恨不得代替了他，登教堂底講臺宣講聖道——但是，這對於他現在的狂妄行爲能算得了甚麼呢！」

「那麼他這顯著的改變——人們不知道他的原因在那裏麼？」替哈得插言。

「命運！命運！」——多璧雅先生回答着——「就是這緣故了！我的兇漢能馱兩口袋麥子，許多的人們馱一口袋，就要壓倒地上了，差不多二十年前，在這裏獸疫流行，牲畜大死，我整整地喪失了十三頭牛，和好幾匹馬，都是漂亮的，養得肥頭大腦的些動物；但是我心裏想：這是上天的意旨，無可如何的了，于是我安然地吸我的煙，并不在意。理髮匠底妻子在五六年前死掉，他竟因此發瘋。就是這緣故了！」

替哈得這時已經把多璧雅先生的鬚鬚刮完，他現在把擦臉的手巾遞給了他。多璧雅先生把臉擦

過之後，對正在包裹他的器具的轡哈得說：

「你令我很滿意；我喜歡，你到晚上無事時，常來我家裏談談，你在你的師傅底家裏一定要太感悶倦哩。」

五

齊德蘭一日晚間同他的女兒寂寂寞寞地在屋子裏靜坐，轡哈得穿了星期日的麗服，忽然走進來說：

「師傅，你不反對吧，若是我現在出去一霎時；多璧雅先生，那位釀啤酒的，已經請了我好幾次了。」

「這可以的，很可以的，」——齊德蘭和藹地回答——「我絲毫地都不反對，你要去，就去，願意回來，就回來吧；我希望，你多多地得到些快樂！」

「我也希望的！」——啊嘉得添加著說，她在她同這位青年之間的苦悶的情勢之下，覺得非常地壓迫，他來她的家裏，她却是不可以同他說句和藹的話的。

哈得出去了，可是齊德蘭登時捉著這機會，來叱責啊嘉得寥寥數字，衝口而出的這一句話底不當了。

「你瞧，可愛的女兒，」——他說——「我收留這個夥計時，曾允許給他二十個幣的週資，吃的，喝的，和一間睡的屋子。這一切的，我都給了他，完全的守了我所允許的話，親愛和氣我却不會允許了他，我倒更喜歡瞧哩，若是你肯拿着你的些親愛和氣更儉省點使用。我覺得如同刀子割

我的心一般，若是你拿眼睛瞧他，我恨不能打你哩，若是你同他說話。」

「你向我要求不可能的事情，父親——」啊嘉得回答。我總不能生硬地，凜冽地對待着這位夥計，彷彿我是一塊石頭吧。」

「這你用不着的！」——齊德蘭打斷她的話頭。「可用不着的，若是他向你問安，你謝謝他，若是他說：今天天氣好！你就說：是的。但是你要趕快回到你的屋子裏去，若是你的舌頭不能停止的時候，你就同你屋子裏的白玉鳥繼續着對談吧。至寶貴的女兒，若是你知道，你這樣能給我省去多樣可怕的苦惱——你一定要作一切我向你所要求的哩。這與你能這麼難麼？你不覺得一般地這麼堅固，這麼難分難離地拴在了我的身上，如同我這麼拴在了你的身上麼？你不是我的肉，我的血麼？我覺得，你好像是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你所思想，所感覺的，都是我的，我不能同一個外人均分我的所有；那麼連你，女兒，也確切地相信罷，只有我的胸脯，是感動你的胸脯的。」

一滴淚珠由這位慘白面皮的老人底眼裏流了出來。啊嘉得倒入他的臂腕裏。忽然他抓住了她的兩隻手，瞧着她的眼說：

「啊嘉得，你要向我發誓麼？你要向我發誓，久不嫁人麼？」

啊嘉得良久地瞧着她的父親，然後把雙手交叉於胸前說：

「父親，我愛你，這樣很，向來不曾有個女兒愛了她的父親的。這全能的上帝知道；我還再能怎樣呢？你使我苦惱啊！」

「祝你安眠，可愛的孩子！」——齊德蘭說，並且急忙地離開了這間屋子。

啊嘉待良久不動彈地立在了那裏，然後她走至窗前，向夜色裏望了出去。月光照耀得又明又亮，她把雙手合起開始禱告。

(未完)

曖昧的性情

俄國契可夫著
劉紹蒼譯

一位美麗的婦人在頭等車的紅色鵝絨墊上半憑依地坐着。一把高貴的軟毛扇子在她緊握着的手指中煽動，夾鼻眼鏡夾在她底美麗的小小鼻樑上，胸針在繸底胸上起伏，好像在海洋裏的小舟。她十分地眩惑了。

對過坐着特任的省署秘書，一個初露名的少年作家，他時常在省裏導報上發表貴族生活的長篇故事，或照他所叫的 *Novelli*。他用鑒賞家底眼光向她底面上審視，很迫切地審視。他正在觀察，研究，捉摸這特別，曖昧的性情底陰影。他了解牠了，他探索着牠了。她底靈魂，她底整個心理都在他面前公開了。

「呵，我了解了，我了解到你底心底深處了！」特任的秘書說，吻着她底手幾乎到了手鐲。「你底易受刺激的，合一的靈魂在急求逃出這——迷途，是的，這種掙扎是可怕的，偉大的。但不要失望，你終會得到勝利！是的！」

「爲我寫一篇，倭爾得馬！」這個美麗的婦人說，露着悽然的笑容。「我底生活是這樣充溢，這樣變幻，這樣複雜。總之，我不幸。我是陀斯妥夫斯基底書中一個悲慘的人物。把我底靈魂宣洩給世人，倭爾得馬。把這個不幸的靈魂宣洩了罷，你是個心理學家。我們在車中共處還不到一小時

，你已探透我底心了！」

「告述我！我請你，告述我！」

「請聽。我底父親是一個可憐的書記。他有慈善的心腸，而且不是沒有一點學問；但這時代的精神——他底環境——*Vous comprenez*？（你懂麼？）——我不苛責我底父親。他酗酒，賭博，受賄，我底母親——但爲什麼還多說呢？窮困，爲每日麪包的掙扎，無意義的自覺——呵，不要強我追想牠了！我還是說自己的罷。你知道在寄食宿學校底奇怪教育，呆笨的小說的誦讀，青年的過失，頭次戀愛底眩迷。真是可怕！沒有決斷！在一生中，在個人中丟失信用的苦痛！啊，你是個著作家。你了解我們女人，你能了解的。最不幸的，我有一種偏執的性情。我尋找幸福——是什麼幸福！我希望解救我底靈魂。是的。在那兒我瞧見我底幸福！」

「不幸的人兒！」著作家喃喃着，挨近手鐲吻着她底手。「我不是吻你，乃是吻人類底苦痛。你記得拉斯考爾尼考夫和他底吻麼？」

「噢，倭爾得馬，我渴望光榮，名譽，成功，像每一個——爲什麼伴爲謙虛？——每個超乎平常的性情。我仰慕特殊的事情，超過一般的婦人底！並且——並且——阻止了我底途徑——一個老軍官——很順利。你了解我的，倭爾得馬！那是自己犧牲，廢棄！你當看到！我不能作旁的。我恢復了家庭的財產，能够旅行，作些好事，但他底擁抱對於我是怎樣的苦痛，怎樣的憎惡，怎樣的討厭——雖然我想好好地對待他——在他壯年時曾著有戰功。有些時候——可怕的時候——我存着一種思想，以爲這個老人不久會死去，於是我將隨意過活，嫁給一個我所愛慕的人——就該享幸福了

。有這麼一個人，倭爾得馬，真的有這麼一個人！」

這美麗的婦人更爲使勁地搵着她底扇子。她底面孔露出一種悲哀的表情。她繼續着說：

「這個老人終於死了。他遺給我一些東西。我好像空中小鳥般的自由了。那不是爲我享受快樂的時候麼，不是麼，倭爾得馬？幸福來輕敲着我底窗子，我只有放牠進來——但——倭爾得馬，請聽，我懇求你！現在是我嫁給所愛的人，作他生命底伴侶，幫助他，鼓舞他底理想，享幸福的時候了——得到安息——但——我們底生活是怎麼的卑鄙，可厭和乏味！那一切是什麼意義，倭爾得馬。我是不幸！不幸！不幸！而且在我底途中又有一種障礙！我又覺得我底幸福還離得很遠，很遠！呵，多麼苦痛！——倘你只知多麼苦痛！」

「但是什麼，——什麼阻止你的路途？我請你告訴我！是什麼？」

「另一個老軍官，很順利——」

破扇子掩起這美麗的小面孔。著作家用拳支撐他底沉思的額，並且有如一個心理學家的樣子在默想。火車機器在烏烏，嚓嚓地響着，這時窗幔爲落日餘光照得通紅。

十七，十二，二十五，景山東街四十六號。

悲伯恆

晚芳女士

廿年小住人間，

嘗遍了人世的辛酸！

——遙想你呻吟病榻

舉目無親，

此際腸應斷！

我悵望津門，

淚下點點。

你是不是——一個長途的旅客？

和我們偶然相見；

逆旅何時人間，

幾度盤桓，

雪泥鴻爪，

往事去如烟。

時過境遷，

果然是曾毅撰的麼？

最善於營商的泰東圖書局所發行的，而且暢銷全國的，中國文學史，既然題爲曾毅撰的，當然是曾毅撰的了。不過在我正在講壇上拿着這本書大講而特講時，被些稍通日文的學生的話頭阻住了。他們竟然向我提出一個兒島獻吉郎的日本人名。我毅然說：「這個是你們記錯了，曾毅先生的自

昔年印象，

猶在我眼簾前重現。

天真爛漫的兒時呵！

儘是傷心的影片！

檢點遺書，

不堪再讀！

舊約叮嚀，

從此都成幻！

我悵望津門，

淚下點點！

蔭棠

序上說的明白：「果東隣文獻。有足供吾人之採獲者。夫亦何嫌而不爲。既而就書肆發而觀之。蓋未嘗有一合者。……不揣庸淺。謹博徵往策。撮爲五編。以應泰東主人之命。……」這是曾先生表白自撰的話。雖然自序中有「以云著述。則吾豈敢。」畢竟是自謙，謙美德也。然而學生未免認理太真，竟然硬逼我看書中的節目。

呀！我有點失敗了。曾先生真不替我增氣，節目大半是相同的。但我還是替他原諒，因為我知道歷史的時代和次序是不會相異的，事實和人名也不會有大變更的。節目偶然相同，也沒大妨礙。然而學生又進一步來逼我，請我細看內容。

呀，我真失敗了。我固然可以拿不懂日文作推辭，但我不能說我不認識中國字的。除了中間夾雜些斷斷續續的字母，兒島獻吉郎所著的支那文學史綱與曾教授撰的中國文學史大半是相同的。我憤然，我羞然；他欺騙了我幾年，竟然教我的學生把他揭破——要是我先知道，決不憤怒。憤怒之餘，立刻想抄寫幾段，比較比較，教大家看個明白。同時，我又替印刷局着想，不如省之爲愈，——他們大半是沒有日文字母的。

日貨原是該排斥的！不過在排斥正烈之時，日貨反能悠悠然暢銷內地；推原其故，就在於奸商們暗運日貨，明貼中標。曾先生也許是利用這個法子吧？不，不對的，中國雖然抵制仇貨，可是沒有抵制仇書。然則曾先生何苦弄鬼呢？

曾先生也許有本新說文，撰訓爲譯，爲抄襲。果然，中國文學史便真是他撰的。

齊香的短文

趙瑞生

放着好好的書不念，突然跑到一個中學做了一月教務主任；結果被家人趕回來，有些朋友以爲不值。在那中學裏，除了教務，我還擔任四年級的作文，——其實還擔任一門工課，是什麼我不說，因爲人家宣言說上這門課堂時，講的人拉東扯西，毫無頭腦；而第三次宣言對於作文也有議論了，悲哀呵！——因此我得知現在的中學生有的還與當年的林畏廬王敬軒意見一致。

我越思慕孔德學校的學生。

孔德學校對我是一個謎，我從未踏過孔德的門限一步。在大學預科的時候，孔德的後門與三院操場連通，於課完時候，看見披髮的稚兒稚女在踏板上坐着如意的上下；幼童爬在樹上，天真的淘氣；還有小的坐在游盤裏，大的往返的推送。這都是五年以前的事了。近一二年來，北河沿更比從前熱鬧，在午後三四點鐘時往市場閒逛的途上，常常逗遛在對岸的高地。男孩子吃零嘴，女孩子鄙視他，兩個夥裏着一條紅圍巾斜過去。還有，逼得我羨慕畫家了，一輛洋車拉着四五個，頭髮，手，臉，紅，黃，白，尙未生出的門牙，亂動彈，酷肖老麻雀打食回來的小窩裏的小麻雀。小麻雀喂！

近年來亂七讀書，自詩經以至康逆記事，八糟閱報，自國學季刊以至晶報，其中我最喜歡的不過幾種，孔德旬刊和後來的月刊卽是其二。旬刊第四期沈緯文君的「好朋友」見到人類的友誼；第五期總合起來的「小作家的文章」，見到人性的萌芽。讀到第九期齊崇君的「哭姐姐」使我哭；十五

期廬近會君「張先生擇盤」，二十期稜德厚君「喇叭說話」使我笑。麥仍會君的「我的朋友」和某君的「照鏡子」都含有不可言喻的幽默。一切使人感到輕淡而不是乏味，慰帖而滿意。

在現今想着找一位完全天真的兒童是不易得的，這是誰的過，該咀咒誰？成人所表現的兒童，無論安徒生也好，加羅爾也好，總是隔着一層油紙。我要咀咒，同時也是被咀咒者之一。

……我對於這小娃娃，怎樣的喜悅呢！他是這樣的活潑，天真爛漫，滿口的孩子話，却很清楚。

小孩子的話比成人的話更覺得有趣，更覺得真實，把小孩兒的天真的性情，用幾個極普通的字句，完全流露出來，是何等的可愛！

我覺得世間再沒有比天真的小孩可愛的了，一染了成人的習氣，就覺得討厭。小孩子有什麼說什麼，一點兒也不瞞着，一點兒也不做作，只是活潑潑地，很坦白地。……

我只希望我們的旬刊，這樣的生存下去，永久保持着天真的態度，有話儘管說，那怕人家笑話！就這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說說，自然會開出美麗的花兒，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是誰的話？是一個十六歲的孔德學校學生齊香為他們學校的旬刊週年紀念說的！在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也逼得在不許自然的國度裏生出反動來，這是一種什麼現象！所可喜的還有能住在一個好的學校，生在快樂的家庭，雖然「三姊四姊都有點老氣橫秋的態度」，還有十幾年不見，年紀雖老，而心裏却如孩童一般的伯父。雖然如此，而家庭中淡淡的悲哀，也未必能容活潑的自然的氣象，儘量的長發。五姊死去，哥哥們去國，甥女們回了故鄉，墩大墩的遊戲，只是酸辛的回憶而已。呼呼的風

夜，坐在炕上給小弟弟作棉鞋的母親，勸說早些睡覺，多加衣裳，想到從凍得病死去的五姊，這分明已接觸成人的悲哀了。

去年冬天和三弟在西城一個陋巷裏過寒假，時時想到年老孤獨的母親。因為國內擾攘的原故，每天上午到附近學校裏去看報，「有什麼變動沒有？」弟弟照例的詰問。在這種情形下，我得讀春蕾上齊香姑娘的「逝去輕煙」。像這種輕妙的小說體裁的敘事文，在國內著名文人也是不多見的。敘家庭學校生活體貼人微的，從前有冰心女士的「超人」，然而不及這些真切。我愛我的母親，因此翻閱我手下所有的她的作品：——

夢遊公園（孔德旬刊第二期）

芍藥（旬刊第八期）

五姐（旬刊第九期）

暑假（旬刊第十一期）

夢（旬刊第十四期）

析弟（旬刊第十六期）

怕和盼（旬刊第二十期）

偷小金橘吃（旬刊第二十五期）

我們的旬刊（旬刊第三十期）

墩大墩（月刊第五期）

這些都是極好的敘事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敘事文，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的 *essays*，沒有一篇不令人喜歡的。周啓明先生的幽默，和提倡國語的主張言文一致，都在這些短文裏充分的表現了，証明了。我祈禱，我勉勵我能當泥土，巴望這將來的花兒自然的生發。

十二月，一九八十二二。

談國花

蔭棠

大家都有，自己沒有，也就是不好看。況且自此以後，要與人家爭短長，把國際地位弄到二等等，超等，就不可不粉飾粉飾，——所以，要選定國花了。

但是，選定自己愛的花，便很容易，你看那古人所做的什麼愛蓮說之類的文章就知道。若要選定市花，便有點難，選定國花就難上難了。然而這在受過知難行易的學說的薰陶的人看起來，是易之又易的事。

所以，南京市上請出來蘭花小姐。「蘭爲王者香」，現在說不通，就說她是國香吧。昔日之空谷佳人，現在要教她經理市政，也不知相宜不相宜？

無奇不偶，北平市上又請出來菊花老人。我不知所以取乎菊者是爲他有傲霜骨呢？還是爲他是一花之隱逸者也呢？聽說有過一篇駢體的賀進表，表上當然有好理由，可惜我沒見。我想北平既是廢都，不如昔日之「車如流水馬如龍」，來隱逸也好，來嘯傲也好；若是他也效彭澤先生在官八十日，不辭而逃；如何是好？

梅花夫人，快被共戴爲國花了。但我不知道所取乎她者，是爲「占百花魁」呢？是爲着她是歲寒三友之一呢？

將來國府的門前，高貼出「梅占百花魁，蘭爲王者香。」的標語，或對聯，煞是好看。北平市上貼出「菊，花之隱逸者也。」的標語，才真算接近民衆呢！

菊 ○ 梅 蘭

所空的格，當然是「竹」了。若把這位「君子」再加上，有兩種好處：（一）自然有節，（二）很合乎高人雅士所玩賞之四扇屏。古人云：豈可一日無此君！

但這不過是受那一般文人和雅客的影響，只顧其名而不顧其實；若顧其實，罌粟誠然是國花。牠不惟有牠輝煌的歷史，還有牠的現在——例如滬土案——至其將來，恐怕還要受同胞的，普遍而且熱烈的接吻吧。國花萬歲——罌粟萬歲——即令大家不大聲呼出，而喉頭早已動了。

明天社叢書預告

風格與表現

文論選集

趙蔭棠譯

母親應講的話

桑格夫人著

趙蔭棠譯

史前的人

Boyle 女士著

武者譯

行為主義的各方面

Thorp B. Watson 著

武者譯

人類進步的故事

Marshall

武者譯

悲痕

禹亭著

邏輯概論

禹亭著

老薛的故事

魏春芝著

威廉特爾

Schiller 著

劉紹蒼譯

生的時光

戲曲集 Schaezler 著

劉紹蒼譯

青年的苦惱

Heine 著

劉紹蒼譯

抒情短詩集

Heine 著

劉紹蒼譯

西洋哲學史

A. Br. D. Alexander 著

劉紹蒼譯

還鄉集

Heine 著

劉紹蒼譯

佛郎士文論選集

趙蔭棠譯

小泉八雲文論選集

趙蔭棠譯